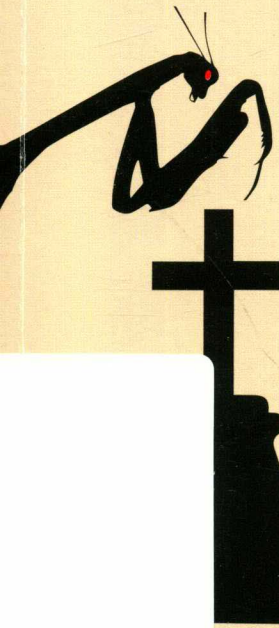
推理
MYSTERY

第三届
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

亚布罗悖论

优秀作品卷

张宏利 —— 主编　　张渝歌 —— 等著



亚布罗悖论 张渝歌
错爱成殇 易孟
螳螂 水人
翠玉之碑 秦廷敬
熟透的果实 董墨
新编说岳全传之风神 傅舜宇

汇集华语界推理文学翘楚
精选好看的原创推理作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届华文推理大奖赛
优秀作品卷

亚布罗悖论

张宏利 —— 主编　张渝歌 —— 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届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优秀作品卷：亚布罗悖论／张宏利主编；张渝歌等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08-7132-3

Ⅰ．①第… Ⅱ．①张… ②张… Ⅲ．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6445 号

亚布罗悖论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李　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005043（总编室）
　　（010）62005039（出版物流部）
　　（010）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010）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翠玉之碑 / 1

错爱成殇 / 55

熟透的果实 / 103

螳螂 / 145

新编说岳全传之风神 / 203

亚布罗悖论 / 255

翠玉之碑

文 秦廷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轰——隆——

雷鸣一般的巨响，一道白光从铁门的缝隙间闪出，刹那消失，继而被白光映亮的岩洞又归于一片黑暗。

守在岩洞外的几名教徒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向岩洞内跑去。

教徒手中的几盏煤油灯产生的光亮足以充盈整个岩洞，凹凸粗糙的岩壁上晃动着众人的影子。

岩洞深约十丈，尽头是一面嵌于岩壁上的铁门，铁门之后是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

几名教徒转眼间已跑到铁门前，一面呼喊着教祖的名字，一面用力拍打着铁门。可是，铁屋内除了传出沉闷的回声，再没有其他动静了。几分钟前，他们分明看到教祖走进铁屋，这才在铁门外挂了锁，并按照教祖的吩咐在岩洞外守候。可是如今，在铁屋内的教祖却没有回应。于是，其中一名负责掌管铁屋钥匙的教徒急忙将铁门上的挂锁打开，然后用力拉开铁门。

几盏煤油灯将铁屋内照得如白昼一般，可是铁屋内分明空无一人，唯有铁屋地板中央仿佛被雷击过一般留下一个灼热的不规则圆坑，一团将熄未熄的燃烧物在圆坑内独自冒着缕缕白烟。铁屋的四壁，天花板与地板一共六块厚铁板，相互间焊接得毫无缝隙。可是，教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正当众人迷惑不解时，岩洞外一条黑色身影站在那里口念偈语。

几名教徒慌忙转身望去，在他们身后的岩洞外站着的不是教祖又是谁?

众人目睹了教祖的神迹，忙扑地跪拜，高颂圣歌。

一

“我从没听说过谁是被诅咒死的，至少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诅咒他们，但是也没见过谁最后暴毙了。”开车的年轻警员说道。

“如果真有天谴，那么还要法律和警察做什么？”

车窗外吹来的风，让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夏霄城警官的眼睛眯得更细了。他又高又胖，有一张黑黝黝的脸和刺猬一样的短发。他曾经解决过不少极困难的案件，如果这次不是发生了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他也不会中断调查那起连环纵火案转而来到这里。

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这差不多二十年里，在神州大地上，气功和特异功能者大行其道的事情。在 1995 年的这个秋天，气功和特异功能仍余热未消。从 1979 年算起，民众对气功和特异功能者的狂热崇拜竟然已经持续了十六年，这股热潮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早在 1983 年初，国防科工委下属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就开始对特异功能进行研究。之后的 1988 年，钱学森教授还出版了关于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论著《论人体科学和现代科技》。

特异功能的热潮源于美苏“冷战”的军备竞赛：1953 年，斯大林去世，苏联随之进入“解冻时期”，社会氛围逐渐宽松，之前被压制的唯心

主义思潮沉渣泛起。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实验室，直到 70 年代末停止，中间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美国在“冷战”思维的背景下于 70 年代初期开始组建特异功能研究小组，对特异功能的研究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初，这差不多也是二十年。美苏两国都期望将特异功能用于军事领域，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这种糟粕流毒也进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二十年热潮。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经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渴求人们清醒地思考。但与此相反的是大部分人还陷于这股热潮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料到这股热潮在四五年后会减退、熄灭乃至消失。

“你知道吗？清朝的时候，民间出现过大小教派数十个，有许多妖人蛊惑民众。从乾隆末年到嘉庆九年，清廷仅为了剿灭白莲教就动用了数十万官兵，耗费白银两亿两，到嘉庆十八年，天理教甚至攻入了紫禁城。”夏霄城说道，“所以啊，民间教派一旦失控，后果极其可怕。”

“是啊，中国迷信文化延续了五千年，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发展却还不到一百年。”年轻警员点点头赞同道。

尽管夏霄城警官压根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可是这次的案件偏偏诡异得让人难以理解——以密室案件作为故事的开场，并且还有诅咒式的死亡预言。

警车在一座西洋式的宅院前停下了，夏霄城披好他那件黑色风衣，钻出警车。

这座宅院有着高大粗糙的青灰色围墙，围墙内被树林环绕着的是一座四层阁楼。

一名负责现场勘查的警员向他走来，夏霄城警官急切地问道：“这已经是第三起了吗？”

那名警员只是点了点头。

几个月前，西辰市来了一位神秘人物，谁也说不清他的来历。这位神秘人物自称“翠玉天师”，声称能“预言别人的死期”，而被预言者会如同被下咒一样在死期内死去。翠玉天师四处宣扬教义，一时信众广布。

夏霄城之前调查的连环纵火案都是在家中发生的原因不明的纵火事件，而被纵火的人家都是翠玉天师的教徒，这让夏霄城意识到调查翠玉天师远比解决纵火案更重要，这也是他中断调查纵火案的原因。翠玉天师在西辰市只做出过三次预言，事实也的确如他所料，三人都在预言的死期内死去了。这三人都是西辰市的富商，翠玉天师下山布道时，分别请这三位富商捐助一笔不小的善款，但三位富商不约而同地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翠玉天师并没有生气，只是留下诅咒式的死亡预言便离开了，结果这三名富商果然都像预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死期内准时死去。

夏霄城此时所在的便是第三名富商的宅邸，死者名叫丁念友。

夏霄城戴上手套，示意要这名警员引路，一起去看现场。

顺着扶梯，两人来到案件的第一现场——阁楼的顶楼，这个房间是死者的卧室。此时，房间里正有几名忙碌的警员在进行勘查工作。

夏霄城扫视着整个房间，贴着壁纸的墙上镶嵌着两扇窄窗，窗外装着银色铁网。窗边放着一套木质的写字桌椅，桌上放着纸笔、时钟和相框。房间门口的矮柜上放着一盘没动过的茶点，一面墙边放着木床。根据警员的说法，他们赶到这里时，死者就躺在床上。

死者没有外伤，也没有服毒或服安眠药的迹象，死因初步判定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到五点半之间，更确切的情况需要等法医解剖后的鉴定。

房间角落的几样东西吸引了夏霄城的注意：第一件是一个铜盆，盆里

有大量的木炭残渣；第二件是一只翻倒的保险柜，保险柜的门向天花板的方向开着；第三件是一尊一米高的上身呈半熔化状态的金属盔甲神像，持剑的神像倾倒在保险柜的门上。

首先是铜盆，从这个现场来看，死者很可能是因为铜盆中的木炭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导致中毒死亡。

其次是保险柜，保险柜里的物品被付之一炬，只留下许多形状不规则的黑色焦块，保险柜的内壁也熔化变形。在保险柜周围地面的瓷砖上散落着一层因燃烧产生的黑色残渣，墙和屋顶上也留下被灼烧和烟熏留下的痕迹。

最后是这个神像，大概主人想要用于辟邪的神像并没有发挥效果，反而像是被嘲弄似的被推倒在那里，上半身的盔甲也熔化变形。不过神像底部完好，没有缝隙。几名警员将神像扶正，内部没有发出声响，从重量上看神像应该是实心的。

夏霄城走到窗边，他注意到房间内仅有的两扇窗户均由内侧上锁，窗帘则为收起状态。窗帘折叠部分里有许多黑色残渣，并且写字桌靠近窗帘一侧也散落着比写字桌桌面上更多的黑色残渣。夏霄城拿起桌上的相框，相框里照片中的人便是丁念友，这是一个略瘦的中年人，一脸生意人的精明狡黠。

“警方进入现场之后，还有什么人进过房间？”夏霄城问。

“我们进入房间之后做了简单的检查，便将死者尸体运回去了，其他东西的位置并没有改变，而且房门打开以后只有我们警方从房间进出。”

“这就奇怪了……”夏霄城嘀咕了一句，但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接着又问，“窗帘是收起的，如果发生了燃烧，当时在附近的居民应该有人看到火光了吧？”

“我已经安排人去调查了，暂时还没有找到目击者。”警员答道。

“当时警方进入现场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夏霄城接着问道。

“死者丁念友的管家叫侯祯，当时报警的就是侯祯。据他讲，丁念友吩咐他下午六点来房间，如果他没有开门，就马上报警。到五点半时，丁念友的夫人去敲门没有回应，于是下楼找到管家侯祯。两人敲门还是没有回应，于是侯祯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开锁以后却发现门内还挂着铰链，他从门缝看见丁念友躺在床上已经一动不动了，怎么叫也没有反应，而且房间内还有一股焦煳味从门缝冒出来，于是侯祯急忙下楼报了警。我们赶到以后，发现房门内侧确实挂着铰链，强行破门之后就看到了现在这一幕。”警员站在一旁，看着夏霄城仔细研究起门锁来。

铰链锁一端固定在房间一侧门框上的金属板上，另一端可以放进门后的锁槽，当铰链挂好之后，门只能打开一指宽的缝隙，想要在门外用铰链上锁是不可能的。

“从门缝能看到床上躺的人是谁吗？”夏霄城问道。

“可以的。”警员答道。

“房门和钥匙的情况呢？”

“这扇门连门框是一套，都是国外进口的，我们已经和本市的销售商联系过了，得知门钥匙一共有两把，本市的锁匠没有复制这种钥匙的技术，需要备用钥匙只能从国外的厂家购买。这两把钥匙里的一把由侯祯持有。”警员解释道，然后递给夏霄城一把钥匙，“另一把，我们在死者丁念友的睡衣口袋里找到了。”

夏霄城试了试，门和门锁都相当牢固，门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结构，门与门框之间也不容丝线通过，更没有撬动过的痕迹，还有就是钥匙既可以从外侧也可以从内侧将房门反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警员将一张纸递给夏霄城，同时说道："这是死者的遗书，我们在枕头下面找到的，笔迹和指纹比对正在进行。"

夏霄城展开遗书看了看，这是一封手写的遗书，内容大致是因为生意屡屡失利、负债累累，于是有了自杀的念头。夏霄城将遗书交还给警员，沉吟着自言自语："从现场的情形来看，倒像是自杀，'被预言者如同被下咒一样在死期内死去'这种事或许只是种巧合吧。"

两人转身下楼，在一楼的大厅里，夏霄城坐在沙发上，让警员将案件相关人员带来询问。

首先走进来的是管家侯祯，这是一个穿黑西服的瘦削中年人，走起路来敏捷稳健。

根据他的说法，他最后一次看见丁念友是在当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按照丁念友事先的吩咐去送下午茶。他打开门看见丁念友正伏在书桌上写东西，然后扭头要他把茶点放在门口的矮柜上，把门锁好，并要他两个小时以后再上来。

夏霄城想起当时扫视整个房间，的确在房间门口的矮柜上看见放着一盘没动过的茶点。

除了遗书，警方并没有在房间里找到丁念友写的其他东西，这样看来至少丁念友在那时就已经确定了自杀的念头。

管家侯祯按照丁念友的吩咐将房门锁好，并回到一楼的厨房准备晚餐。大约半小时之后，丁念友到一楼找侯祯，要他将一楼更衣室里的几个纸箱搬去院子的仓库里，然后他又返回楼上。

一楼一共有两间更衣室，一间靠近正门，另一间靠近后门。之后，侯祯按照丁念友的吩咐依次将箱子搬到院子的仓库里。

箱子外表是红色的，每间更衣室里放着五个箱子，一共是十个。箱子

大小基本都差不多，长宽高大约是四十公分。箱子已经贴上了胶带，侯祯并不知道箱子里放的是什么。箱子搬起来不算太沉，但侯祯每次只能搬动一个。他说他一共搬了十次，分别从前门和后门进出了五次。

又过了半个小时，到了五点的时候，丁念友的夫人田瑶来了，她说是丁念友之前约她过来的。田瑶上四楼敲了丁念友的房门，里面没有回应，于是下一楼找侯祯一起上去。之后的情况与他之前接受警方调查时提供的证言一致。

“这楼里有几部电话？”夏霄城问道。

“有两部，在老爷的卧室和一楼的客厅，但是老爷房间的那部电话一个月之前坏掉了，已经通知邮电局了，但是还没人来修理。”侯祯答道。

“这样就说得通了……”夏霄城解释说，“假如丁念友房间的电话是好的，他就没必要专门到一楼找你了，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站在一旁的警员点点头，表示赞同。

“丁念友和田瑶的关系怎么样？田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夏霄城问道。

“人死为大，我不知道现在再谈论这些事算不算对逝者不敬。其实，老爷是私生子，他亲生父亲的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里面有一个‘盛’字。他父亲是一名富商，老爷出生之后，他母亲被富商妻子雇的社会流氓追杀。为了老爷的安全，老爷的母亲把他送到了孤儿院，没过多久，他母亲就在一起蹊跷的车祸中丧生了。这名富商觉得自己对不起老爷，于是定期向孤儿院指定的账户里汇一笔抚养金。

“在孤儿院里，我认识了老爷，他也只向我吐露过他的身世。十年前，我来投奔老爷，那时他已经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了，老爷见到我以后待我如同亲生兄弟，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怨言的。老爷平日有什么事都会找我

商量，对老爷的忠心我可以对天起誓。那时老爷刚和夫人结婚，夫人比他小十几岁，比较娇惯，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五年前，老爷和三个朋友去南方做生意，赔了一大笔钱，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据说是能改财运的气功师，结果连最后的家当也被骗了。老爷陷入人生的低谷，夫人也因为老爷在南方赔光了钱，和他闹离婚。后来，那个富商以父亲的名义又给了他一笔钱，老爷这才东山再起。老爷给夫人买了一幢别墅，让她暂时住到那边了，每月给她卡上汇些钱，至于她平日做什么更是不闻不问。从那时起，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已经大不如前了。

“最近一段时间，当初和老爷去南方做生意的三个朋友来找过老爷，他们似乎掌握着老爷的什么把柄，想要敲诈老爷一大笔钱。一方面，老爷当然是不肯的；另一方面，老爷最近的投资又失败了，还欠着一堆外债，本身也拿不出许多钱。另外就是最近又闹‘法师咒’那件事，因为老爷以前上过气功师的当，所以这次没有给那个法师一毛钱。加上这几天夫人还催着老爷要钱花，他最近大概正为这些事情烦恼。他也许担心真的会有什么危险，还专门吩咐我雇了几名保安，我每天晚上会专门检查阁楼的前、后门是否锁好，可结果还是……”

“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顺变吧。”夏霄城看见管家侯祯露出悲伤的神色。

“你知道和他一起做生意的三个朋友都叫什么吗？”夏霄城问。

侯祯说了三个名字。翠玉天师在西辰市向三位富商做出过三次死亡预言，丁念友就是第三次，侯祯说出的名字里有两个就是在之前的两次预言中死亡的富商。

“那丁念友最近有没有给你说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夏霄城用手指摸

摸嘴唇，“比如他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老爷这两天神情恍惚，一直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说他某天夜里看见了……”

夏霄城瞪大了双眼，仿佛听了最不想听到的事情。

警方调查第二次死亡预言事件时，被害者的管家向警方说被害者曾在夜里看见了第一次死亡预言事件的死者，当时警方并没在意，以为只是那人的呓语，但这次丁念友在夜里看到了第二次死亡预言事件的死者，这就不免让事件变得诡异起来了。因为警方已经确认第一次和第二次死亡预言事件的死者都没有孪生兄弟，警方之后也确认了丁念友没有孪生兄弟，关于这件事的调查稍后还会提到。

“奇怪……太奇怪了……”夏霄城不解地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种事件根本不可能存在啊！简直无法解释！”

“最近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夏霄城强迫自己恢复冷静。

“几个月前，我在附近的家政公司雇了一名女佣，因为之前雇的那名女佣因为老家有事请辞了，家里的工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但是新雇的这名女佣上周也不辞而别了，前几天我听她说想去南方打工，不知道是不是真去了，我还专门去问了家政公司，他们也联系不上这名女佣，只得给我退了合同押金并赔付了违约款。另外就是前几天我雇的那十二名保安，他们分成三班轮流看守，每班两组——两人看守前门，两人看守后门。案发时就有四名保安在现场。”

夏霄城点点头，让警员把侯祯带出去，然后让丁念友的夫人进来。

丁念友的夫人田瑶，年纪不大，仿佛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修身的灰色外衣，看上去恬美清爽。她用小指钩了钩鬓角的长发，在夏霄城对面的软椅上坐下来。

十年前，田瑶在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上认识了丁念友，两人很聊得来，没多久就同居了，然后就结了婚。但是关于丁念友的身世她却了解得不多，而且她也没有主动问过那些事。她觉得每次丁念友提起与自己身世相关的事情都变得相当痛苦。关于丁念友亲生父亲的事情，他也只向田瑶简单提过几次，田瑶也不清楚那个人具体叫什么。

几天前，丁念友打电话约她这天下午五点半来取衣服。田瑶以前买过好多衣服，有些甚至一次都没有穿过。这些衣服一直都放在这边，因此她专门开车过来取衣服。到了之后，她发现院子里多了几名保安样子的人，硬拦着不让她进去。于是她叫来了侯祯，才被保安放进去。

田瑶上到四楼敲了丁念友的房门，里面没有回应。她从这里搬走以后，便把丁念友卧室房门的钥匙给他了，于是田瑶只好到一楼去找侯祯，两人一同到四楼。侯祯打开房门发现里面挂了铰链，从门缝看见丁念友躺在床上，叫了也没有反应。屋子里有一种怪味，吓了田瑶一跳。于是他们赶紧到一楼报了警。

这些基本上和侯祯的描述相符。

“你和丁念友上一次的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田瑶十指交叠，回忆片刻，然后摇头说道：“大概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了，我也忘了具体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了，反正我们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

“算了，看样子也问不出什么来。”夏霄城摆摆手，叫警员把田瑶带出去，然后把案发时在现场的四名保安叫进来。

四个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个个看上去都是很能打的样子。

“讲讲事发经过吧，还有你最后一次看见这家主人的细节，谁先来？”夏霄城扫视着四人。

其中一名保安负责看守前门，据他说他站的位置刚好可以透过走廊的窗户看到扶梯那边。当时他看到丁念友和侯祯在交谈，然后丁念友从扶梯上了楼，管家则向窗户这边走过来，转身拐进走廊的更衣室里去了。过了一会儿，管家抱着纸箱经过窗前，从前门走出来，要他看着院门不要让陌生人进来。侯祯说丁念友要他把纸箱搬去仓库，一共有好几个纸箱要搬。保安问侯祯要不要帮忙，侯祯只让他把门看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至于纸箱的颜色和大小，与侯祯的描述相符。

那箱子的大小看样子是没法藏进去一个人的。夏霄城摇摇头，让他继续。

侯祯往仓库的方向走去，消失在树林后面，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从前门进了走廊。第二次也搬了一个同样的红色纸箱，走了同样的路线。之后，侯祯又搬了三次。另外一名负责看守前门的保安站在前门外另一侧的拐角，对以上的描述表示赞同。看守后门的保安补充说，侯祯是从前门和后门交替进出的，开始有几次搬着箱子走的后门，然后又从前门进去，有那么几次从前门搬着箱子出去，然后从后门回来。

五点多，院门前停了一辆车，一个女人走过来，说是来找这家主人的，保安叫来了管家，然后才放她进去。几分钟后，两人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报警，保安在门口问管家发生了什么事，管家似乎很紧张，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那个女人似乎说了些很害怕的话。直到警方到来，他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报警到警方到来这段时间，四名保安确认没有人从阁楼的前、后门和院门进出过。

夏霄城点点头，吩咐警员整理好询问笔录。然后站起身，由管家侯祯引着，从走廊走向后门，警员则紧随在他身后。夏霄城注意到走廊的一排窗户外也都装着银色铁网，没有新改动过的痕迹。紧接着，他走出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